

煙  
土  
雲



茅 盾 傑 作

雲

煙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康德六年六月十五日初版印刷  
康德六年七月廿日初版發行

茅盾 傑作

煙

雲

定價四角五分  
(外埠掛號八分)

編輯人

海之萍  
新北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民  
新北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董裕民  
新北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北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 不準翻印

發行所

新北京市  
北大街

益

智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九一  
番  
振替新北京二三五六號

茅盾  
作后

# 煙雲

目次

煙雲·····	一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五八
有志者·····	七〇
陀螺·····	九八
創造·····	一二六

傑茅盾  
作

# 煙雲

## 煙雲

一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の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匣，穿大衣，找帽子，摸出表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為「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走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你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陪嫁」，逢至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拾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歡熱鬧，而熱鬧也從來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的布上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倒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脚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尙而又勇敢的行爲，高尙，因為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

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第二次「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鐵路局辦事，在他的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倒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 二

因爲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開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

大腿，喊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偻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小木馬，給寶寶，等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棹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果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陶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喊。他那胖臉上的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却因她是背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請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四圈麼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小木馬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爲「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 三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

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會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現在還沒有看完到此地，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此地後看在眼裏，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代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

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爲是朱先生打牌是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陶太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是也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看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啞！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嘿！」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亨，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遣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至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聽，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着短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的腳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

一怔；但立即以爲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白，一隻高跟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短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脚！而且高跟鞋的尖頭忽然被大褲管口的褶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放脫」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宵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

可是決不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脚。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一個凳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在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線」。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圈」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小木馬」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房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在猜想。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興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也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揮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揮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間了；「哦」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拿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裝」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膀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候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陶祖泰繼續想。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着，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間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是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爲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耍」，「愛人家湊趣」，——還有是，「鬥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胛。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自己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置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他夫人瞧。

陶太太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 五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却低頭去看手錶。

「唔，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娥，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噯……」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啊啲！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爲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我的這付担子並沒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

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强的人我願意讓他。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為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也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真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爲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却認爲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候着。

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爲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她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定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下；坐在床沿上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住陶祖泰嘴巴的回答：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裏床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一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

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甯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我還愛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 六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挨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在接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下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是「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布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爲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却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還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太太，便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尚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解。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夫人的舉動，要看明白夫人的一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閒坐在那裏，他就坐在夫人對面，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房去看了看，他就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幽幽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搬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人成應了「啞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生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太「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到陶祖泰的「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覺得自己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此地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的男人陪她玩。但半年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快黑了，陶祖泰破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怎麼？你像集落湯鷄！天又沒下雨！」

陶祖泰搖著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淒淒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

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子，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是讓他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嗤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地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呃，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道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担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腿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呵！」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碗筷，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倒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爲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開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看，可是陶祖泰只搖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着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

「越想也許越難罷？」

##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殷勤送客，直到大門外。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意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拋在夢鄉裏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

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淋淋像從

水裏撈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麼辦？買衣裳，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至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可是大門響了，陶祖泰慢吞吞地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費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他不是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更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復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一套睡衣試穿了重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向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脆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他



這一笑，會打開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絕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他也能很耐心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睡着了。有一次，陶祖泰搖着她的肩膀，硬不讓她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喲！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逼着夫人去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世界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開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

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嗤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 九

陶太太「一定要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的。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

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朵管進去，馬上走西耳朵管出來了。

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暄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膊。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笑話！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遠房姪兒在陶家吃夜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一；朱先生也是三四天後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看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要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人和孩子正在一樣一樣打開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像疲倦極了攤在一張椅子裏。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烟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像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天晚上我說過麼？」陶太太握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却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紮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噢，路上零用是夠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包紮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姪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想來會答應的。」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猜想這一切大概全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姪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 一〇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詒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腳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上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口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糖，！朱先生買給寶寶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當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同一條船走，陶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艙。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蹶一會，苦心的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得陶太太還沒有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

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

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手指尖都冷了，說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却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哦，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艙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問道：



「你的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腿軟起來，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官艙的銅牌看。

黃詒年瞧着情形有點僵，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着，他就叫茶房把陶太太的行李搬到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却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艙換到二十號官艙來。

「亨！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朱先生虎起臉嚷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又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去。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艙是官艙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一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

「不無如何，你先生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精神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舖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口袋，糟糕，他也就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你太太身邊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鑼聲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太太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

「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却回覆了一封「蠅頭細字」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瞌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

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

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要問題却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

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了第三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起「令姑母」的樣來：從此也「打瞌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到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的訓詞以後，第五天上，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送」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却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會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了時，

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却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赴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詒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船票。

船到金陵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金陵有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金陵住旅館等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走進皮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不認識，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定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一笑；忽然她急口說：「六箇麼？碰，碰！」

陶祖泰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陶太太手裏，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泰認爲此信還沒送到，就說：

「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了……另外設法……」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泰也就不說下去了。陶祖泰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泰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泰的態度一切都好。

第二天上午，陶祖泰去拜望夫人那位遠房姪兒。「一言難盡」的內容到底「面詳」了；姪兒吞吞吐吐說：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艙票，……補買票啦，我，我找姑母姑母，姑母打開錢袋，……一算不夠……」

「啊，不夠……」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夠啦……噉噉——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法子，只好，只好搬回統艙……」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針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艙。」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好像，……好像，姑母……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沖到他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略略顫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腳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睡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期，陶祖泰的大衫粘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指尖却冰冰冷。



他游魂似的飄到了夫人眼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娃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天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脚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却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呵——」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撲嗤地一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聲音

逼得太尖，尖到刺耳。她怔怔地望着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船？」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拖鞋，「那個麼？……噯唔，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三十——四號官船，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狠狠怕怕，像壞人，……我一想，到底朱先生是熟人，就搬回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着頭忖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在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

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麼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刺刺一片牌響，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一三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踱方步的脚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

「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卻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半年。」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老虎，外婆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回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呵，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孩子搖搖。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凳子，要取那絨布老虎。陶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眼睛，朝房裡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他的：

「啊喲！——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

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幾付，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却轉「風」了。她與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悟，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蹣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櫥了。

他在床前「夜壺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將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上無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看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套；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捏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這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泰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心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夫人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咒罵：「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繫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俱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裡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

陶祖泰好像全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是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却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那被罵的人她壓根兒就沒認識。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從前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爲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從前不騙你。噯，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爲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乍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憑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響，他忍不住回頭



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脚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一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尚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爲壁壘，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担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却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住要去摸摸傷疤。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鄙夷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却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到，有那樣下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裏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却「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

被動；她「倒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又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着頭，他「想道：『難道她那時真在被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唉！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却把他自己那封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句話都像是另一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官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出神。堂官站在他面前

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騰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地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拚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全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回「家」的路。但經過一引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的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了，不拍也是不必要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爲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很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家時，太陽在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聽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歪在床上，可是臉上的神色仍

跟平常一樣。

「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外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陶太太乍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看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算了罷！……」

「噯，啲！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大江沒死那夜有了的！」陶夫人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黃女士預料到她的職業生活並不會怎樣「愉快」然而她在職業生活中遇到的「不愉快」的事實竟不是她能夠想像得到。

早上八點半鐘，黃女士跨進公司的總辦公室；迎接她的職業生活第一頁第一行的是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總辦公室裏光線不怎麼好。雖然朝東朝北都有很高很大的窗，但是窗外有的是別家公司的聳天建築，從窗洞來的，不是陽光而是別家公司辦公室裏的電燈光；雖然天花板上掛着五盞臉盆大的返光燈，梅花瓣似的，一齊開亮着，但是剛從五月的豔陽天空下進這總辦公室來的黃女士却覺得眼前驟然一點，——至少她一時間還看不清這廣大的辦公室裏有些什麼新奇的東西在等待她。

但是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她却聽得清清楚楚；她還聽得笑聲中夾着一句捏住了鼻子似的聲音：「來了」。即使不是神經過敏的人，黃女士也不能不以為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是對她的了。她的心就驕地一沉，同時反應地用眼光去搜尋那嗤聲笑的方向，想要

知道這幾個不大客氣的人兒是何等樣的面目。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離總辦公室的進口不滿二尺。

然而有人過來招呼她了；

「黃——你的座位在那邊喲。」

聲音是熟悉的。黃女士知道她是舊同學張，也是這辦公室裏唯一的舊相識。但是——天曉得，人却忽然大不「熟悉」了。黃女士昨天晚上在張的家裏看見的，是一個衣飾也還樸素的張，可是眼前在電燈光下走到她面前來的，却竟是一長條的大紅大綠！

「怎麼濃妝起來了？」——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就忘記了點頭，只機械地應了一聲「唔」機械地跟着張女士走過一排一排的空桌子，到了西邊的沒有窗的牆角。這當兒，黃女士也到底看清了那朝東和朝北的兩個窗洞口站着五六個人，男的女的都有。都像官鑑一件新鮮東西似的遙遙地望着她。黃女士覺得很不舒服，就竭力自制地要把注意集中在她自己座位的所在——沒有窗的西牆角。這裏的座位都朝着辦公室的進口。直靠近牆邊有一張桌子；跟其他的桌子顯然不同的是那桌面上只有三樣東西：鋼筆桿，和小小一塊

簇新的吸墨紙。黃女士知道這一定就是她辦公的桌子。

「你前面第二排右首的，是我的桌子。」

張女士指給黃女士看着說，忽然側着頭朝那邊朝東朝北兩個窗口的那班人瞥了一眼，又嬌聲一笑。黃女士忍不住也朝那班人望了一眼，却看見有兩個男的正在對張女士做眉眼，另有兩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在咕咕唧唧議論着，——雪白西裝領上一個油光晶亮的頸和兩個燙得蓬蓬鬆鬆的頭門成個「品」字。

「唔，唔——」黃女士有口無心地應着張女士，就往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心裏感得異樣的寂寞，——不，寂寞猶可，最難堪的是一種聞到了魚腥似的怪味，她呆呆地注視着桌面的那一塊小小的簇新的吸墨紙。

「這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公司了，——黃女士悶悶地想，「爲什麼這幾位男女職員倒像茶食店裏的伙計，——又像文明戲班裏的戲子？」

於是突然間黃女士的思緒被打斷了。那邊窗洞口忽然語聲嘈雜，中間有一個高朗的男子聲音連說着「那里，那里，」黃女士抬起頭來，却見張女士正從那邊窗洞口的人堆裏



走開，臉上似笑非笑地，正朝着自己這邊，漫漫婷婷繞着一排一排的桌子走過來了。

「黃——我給你介紹介紹這裏的幾位同事。」

張女士很正式似的說，把手一揚，腰一扭，却又偏着頭，望那邊窗口斜瞥了一個眼風。黃女士幾乎把兩手撐在桌子上似的站起來，覺得自己的身體異常沉重，而且兩條腿尤其重。從西牆角到那邊窗口，其實也不過兩丈多罷，然而黃女士覺得遠得很。而且那些辦公桌子擺的好像八卦陣，黃女士幾乎碰倒了一把斜放着的小巧的粉紅色的綢陽傘兒。

「密司李，——密司周，——密司脫趙——密司脫王——三畫王……」

張女士介紹到這裏，忽然笑了。「唔，唔。」黃女士只是這麼單調地應着，九十度的鞠躬。回答也是九十度的鞠躬。一切都挺有禮貌。

「敝姓邵——邵萬生的邵。」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說，——便裝，天藍色的綢長衫雪白的襯衣的領頭比長衫領頭高出了至少三分。

「唔，唔，——」黃女士還是這單調的聲音。她想不出什麼客套，對這樣一班好像是

別一世界裏的人們。並且她以為一聲「唔唔」加上個九十度的鞠躬也很夠味。

但是最後一位密司脫曹被介紹了，而且黃女士照例「唔唔」，「照例九十度鞠躬以後，忽然人叢裏有誰也輕輕哼着「唔唔」。『驀地鴉雀無聲！足有三四秒鐘。於是哈哈大笑，嘻嘻嘻嘻，打總兒笑起來了。黃女士即使再能鎮定些，也忍不住臉上紅了，紅了倏又轉白，是憤怒的白。不過那位邵萬生的邵立刻來轉圈打岔：

「哈哈，密司黃，今天天氣——噫，久仰久仰，哈哈！」

黃女士苦笑着點點頭就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辦公桌。她剛才第一次坐在這辦公桌面前時，她對牠的印象很不好，但現在她覺得只有這辦公桌是她的躲避所了。她下意識地拿起那鋼筆桿來看一看，又用手指去試試那G字筆尖，她巴不到辦公時間立刻就開始，然後而還有二十分鐘。

幸而這冗長的二十分鐘內繼續不斷地有人來了，男的居多。黃女士賴有早就「安身」在那壁角的機會，儘可以低着頭什麼都不理會；而且那些進來的男職員也似乎又自成一種；他們咳嗽地掃清着喉嚨，便按電鈴喚茶房，高聲大氣的問幾句不相干的話，同時他

們自夥淘裏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最近「香櫨」的軼事。他們是這辦公室裏中級的或者幾乎是高級的人物。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到西牆角裏有一個新來的小職員。

黃女士偶然也抬眼看看。兩個窗洞口已經沒有人站着了，大家都規規矩矩坐在自己的位子裏。那位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必恭必敬地在聽着一位西裝的中年胖子的「香櫨」奇談，這胖子的一雙脚架在寫字檯邊上，手裏一枝雪茄，旁若無人地談得唾沫亂飛。忽然他把他的胖肚子一挺，就仰臉大笑起來。「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趕快也陪着笑。俄而那一雙架在寫字檯上的皮鞋腳刷的落下來，那轉椅很輕巧地向右半面轉，右面却就是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的位子，兩張辦公桌子面對面，兩位密司脫隔着個插放洋式賬簿的木架子正在低聲說話，猛不防那胖臉面忽然轉向這邊來，兩位密司脫就好像嚇了一跳，兩個伸在一處的頭就立刻分開，兩個頭裏的腦筋因為聽見別人在笑就立刻悟到這是應該幫腔笑的時候，於是鴨子叫似的乾澀的陪笑聲就立即被逼了出來。

然而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剛剛把硬逼出來的笑聲弄得自然些，却又不得不立即收住了。因為突然有個白布制服的人捧着個飽漲的文書皮包匆匆走進這辦公室來，就放在一

張特大的寫字台上。這是辦公室主任的「壓道車」。滿室立時肅靜，只有那中年胖子的轉椅輕細地轉響了一下。隨後就聽得辦公室外有一條沙喉嚨高喊着「王升」，隨後就聽得幾個聲音同時應着「噠」，又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這才聽得皮靴聲索索地，辦公室那扇半截玻璃門忽然自己往外開；黃女士的座位因為斜對着那門，就看得很清楚，一個白制服的茶房一手拉着門，一手捧着頂拿破崙帽子，筆直的站着，再這麼半分鐘，就有一位紫棠臉的高個子挺腦凸肚從門外進來。茶房跟在後邊，將那頂拿破崙帽子恭恭敬敬放在那特大的寫字檯的左角。

「這就是主任罷？」黃女士心裏思量着；一邊便想着；自己辦什麼事呢？等主任發下來呢，還是去請示呀？一邊她却偷眼看滿室的同事們對這位威嚴的主任進來有什麼儀式。「沒有。那幾位中級的或者幾乎高級的職員都在用耳朵伺候那位主任的動靜；那些低級的職員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拿着筆或者把筆梢在耳朵縫裏很匆忙似的翻弄着巨大的賬冊。

主任坐了，一手攔在那飽漲的文書皮包上，一手就掏出個鼻煙壺來。

中年胖子的座位在主任前面，然而他好像背脊上生着眼睛似的，剛剛主任嗅了第二指的鼻煙而且眼光注射到他那一面的時候，他就怪伶俐地站了起來，手裏捧着一疊紙，點着脚尖走到主任桌子邊，側着肩，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便把那疊紙放在主任面前。

「哦——」主任的沙喉嚨響了一下。黃女士覺得主任的眼光朝她這邊射來。她低了頭心裏有點慌。她看着那只有筆墨和吸墨紙三樣東西的辦公桌面，就覺得她這身子，她這一雙手，都沒有着落似的。

這個時光也許並不長，然而黃女士却像等着再也過不完。驀地有一隻手落到肩上了。她不由得渾身一跳。抬起臉來，她看見那中年胖子站在她面前，胖臉上似笑非笑的。工作來了！黃女士心裏一鬆。中年胖子一面夾七夾八指點着，一面他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只管釘住了黃女士身上身下打量，似呼要估計她的辦事能力。

「這你都明白了罷？」中年胖子結末這樣公式地問了一句，然而，他似笑非笑地，又很不公式地輕聲兒加一句道：「曖曖，密司黃，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呢？」

黃女士不防會有這樣一句話的，怔住了，沒有回答。胖子笑了笑，就又高聲來一句

公式的：「請你在上午把這些事情辦完。」

終於他回轉到自己座位，可是在走過密司李的辦公桌時，他又站住了，拿起密司李在抄寫的一種文件擱在鼻子上似乎是看，似乎又是嗅一嗅。

黃女士戰戰兢兢的辦那交下來的公事，跟角兒也沒敢邪一邪。辦到一小時半，覺得手也寫酸了，便擱下筆，掏出手帕來揩一揩額角。忽然聽得夫俏的聲音從右前方來：「噯，嚼舌頭的！」黃女士不禁轉臉一看，只見那中年胖子用半個屁股挨在密司李的辦公桌的邊兒上，低着頭不知在說些什麼。

辦公室中央那特大的寫字檯前已經沒有了那位紫棠臉色的主任。寫字檯的右角仍舊端端正正放着那頂拿破崙帽子。辦公室裏那架電鐘正指着十一點十分。

「十一點十分！」——黃女士心裏一跳，不敢再打野眼，低頭再辦她手裏的事。然而心愈急手愈不聽命。耳朵也愈加靈。辦公室中此時紛亂地滿是低語聲和吃吃的嬌笑聲。忽然她又看見在她前面第三排的一男女同事伸一個懶腰，就鳩鳩婷婷地站起來，偃着上半身，對她前排的一個男職員說道：

「斷命的賬！抄得厭氣了。喂，請你幫幫忙，密司脫陳！」

那男職員不說肯，也不說不肯只是嘻開着嘴笑。女的把嘴唇一抿，就抓起自己桌子上未辦完的公事往男的桌子上拋過去，男的乘勢在女的身上打量一回。「唉喲唉，嘖嘖！」——那女的誇張地嬌聲叫着，又誇張地用手帕子拂着，可同時又扭一扭腰，邪着眼角釘了那男的一眼。

黃女士一一都看在眼裏，覺得腦口快要泛起嘔心來。她低低嘆一口氣，正待再趕她自己的工作，却又瞥見她的舊同學張女士用手帕掩了嘴在那里笑，而她面前却站着一個中級的或高級的人物。

「怎麼會是這樣個情形的？」黃女士心裏自問，一面咬緊牙齒付之不聞不見，趕她手裏的工作。

這時候，恐怕只有黃女士一個人抱怨那鐘走得太快。派給她的工作——限在上午要辦完的工作，還只辦了一半的時候，忽然椅子腳移動的聲音充滿了這辦公室。黃女士那一急，就在紙上弄了點墨水。她趕快用吸墨抵來吸，同時却擔心着那位中年胖子或許要

來查考她的工作成績。然而竟沒來那胖子好像早就厭根兒忘記了那先前的話，他此時右手拿着帽子，左手臂灣上掛裝西裝上褂，站在密司李的桌子前，臉色很焦急，密司李却正照着手提包裏的小鏡子在細心地撲粉。

「老胖又和小李一淘去吃飯了。」有一個男職員望着胖子和密司李的雙雙背背影，這麼冷冷地說，同時把舌頭伸了一伸。

這時鈴聲也響了。黃女士失望地擱下筆，雙手抱着頭發呆。

「黃——去吃飯去呀！」

是密司張的聲音，詫異地微笑着，望着她。

黃女士懶懶地站了起來，看着密司張；回報她一個苦笑，就跟她出了辦公室。在到飯堂以前，黃女士忍不住低聲問道：

「怎麼這裏是這樣的？——我——我看着真有點不慣。」

「看看也就了！」密司張輕描淡寫地回答。

黃女士注意地望密司張身上身下。瞧了一眼。老實覺得密司張那一身的大紅大綠有



點不配。她又發見密司張的兩頰上還抹着杏黃色。

「做此官來行此禮，你不隨俗一些，你立不住腳呀！」

忽然密司張又感慨似的輕聲說，很誠懇地望了黃女士一眼。

黃女士低頭看看自己的撲素衣裳，突然想起女同事們幾乎全是裝扮得花蝴蝶似的，然而據說她們的薪水多者亦不過六七十元，少者只有三四十元。黃女士想到自己的一點薪水即使全穿在身上也還趕不上人家，而況她又負有負擔。她幾乎心灰到想哭出來。

「原就料到職業生活不會怎樣愉快的，然而——然而，想也想不到豈但是不愉快……」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再也忍不住眼眶紅了。

## 有志者

### 一

睜開眼來，兩片嘴唇輕輕一鬆，就有一個煙圈兒從他嘴邊騰起，搖搖擺擺去了一走路，然後停住，好像不知道上前好呢轉彎好，得站住了轉一轉念頭，這當兒，那圈子一點一點擴大，那烟色也一點一點變淡起來，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沒有。

這不過是幾秒鐘間的事情，然而躺在那裏看着的他，却覺得很久。他第二次（略為性急）把嘴唇再那樣一鬆，這回是兩個烟圈兒出來了，追趕着似的，一前一後，前面那一個在一尺路以內就脹破了，後面那一個却趕過頭去，——去的很快，因為很快就來不及擴大，他一邊看着，一邊心裏就想着「這一個也要可以達到帳頂罷？」但是忽然像中了風，那烟圈兒一下子就消得毫無影踪。

他有點失望。再張嘴。可沒有煙圈兒。只有一團淡到幾乎看不見的口氣和煙的混血

兒。於是下意識地把香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氣，打算如法泡製，這當兒，他夫人的脚步声從房門外來了——是夫人的脚步声，決不會錯。老是想拖着鞋皮拖魯拖魯。他一聽見就會頭痛。他會立刻想像到自己的腦髓攤平了成爲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過！而且，他好像已經是地板了，他看得見夫人鞋度粘着的煤屑，魚鱗，青菜梗。他忘記了製烟泡泡兒，忘記了有滿嘴的烟在那裏，烟塞住了喉嚨，咳咳咳——他兩手捧住了腦袋，睜圓着一對恨極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攪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換件衣服怎麼成？」

他苦笑夫人進來總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討厭他夫人屢屢進來，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這暑假的期間寫成一篇「創作」難道等開了學一星期二十小時的課，百來本作文簿那時倒寫得成麼？難道因爲阿大會撒尿，夫人要換衣，他就活生生「犧牲」了穩可以到手的「作家」的頭銜麼？不成的！那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經驗」，他的「天才」，他的五年來朝思暮想的一鳴驚人的大抱負大計畫！五年前他畢業的當兒，不是早

已在師長和同學面前——簡直是在全世界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結構「創」一部「作」麼？已經蹉跎了五年了呀！不成的！那個——簡直不成話！

然而夫人的進來總是有理由的，他只好苦笑。

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換衣服竟比他做文章還難。這個女人總是那麼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邊哭起來了。這孩子，哭門一開，起碼得二十分鐘，像母親。他忍無可忍似的從牀上跳起來發語道：

「呵！你這人，阿大總是要撒尿，你總是要換衣服——聽，要換衣服呢，那——你不好把衣服多放幾件在下邊麼？」

「曖曖，只有你才想得周到呀！這已經是換到第三件了，這一早上！」

他夫人一面說，一面把一件淡灰色很短的單旗袍拿在手裏相了一相，就披上身去，

她扣好了大襟頭的的鈕子，低頭看看，忽然自己笑起來，「從前就時行這麼短！」她自言自語，再扭過頭去看看後身。老天在上！她穿一件衣服也像他做文章！他無可奈何地再往床上一躺，嘆口氣喃喃地說：

「哎，哎，總得有個書房——書房；沒有書房產生不出——哎，偉大的——」

他沒有說完全，就覺得喉嚨頭梗住了。哇——哇——下邊的阿大却已由示威變成了開火。夫人趕快跑到房門邊，她又回頭朝她丈夫看了一眼，像是含嗔又像是安慰，輕聲說：

「何苦呢！暑假末，休息休消好啦！」

他皺了皺眉頭，不回答。「何苦呢！」他心裏也這麼說了一句，可是——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換衣服，當真比他的「事業」還重要麼？笑話！可是，可是，夫人這句「何苦呢」，近來常常掛在嘴頭了。真不應該！人家做老婆的，激勸丈夫，給丈夫安排着一個適宜於「創作」的環境，她呢，倒反打退堂鼓。氣數！而且——而且，牠自己整天捧住個阿大，就好像人生的意義整個兒有了。「看我，五年前的計畫，理想，還不是一古腦兒收起？」她還這麼說呢！沒志氣！想不到她會變成這麼平凡的！「只好隨她去，然而害得我也平凡却是不可恕的；——他心裏流淚地說，點着了一枝香烟，又嘆氣。

這一回，他不製造烟泡泡兒，煙從口裏接連噴出來，又從他鼻孔裏；不多會兒，他

的臉上罩滿了一陣白煙，他在煙中看見了五年來的「過去。」他在煙中看見了新婚不久後的他夫人和他自己。夫人那時穿的正就是剛才換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單旂袍，然而比現在美。

## 二

喫過午飯，阿大照例睡一覺了，夫人在樓下輕手輕腳料理些雜務，時時側着耳朵聽橐橐的皮鞋在樓板上響到窗前又響回去，夫人聽他會兒，忍不住了嘴笑，笑過了又皺眉頭。這樣難產的「創作」應當是好的罷？

忽然皮鞋聲橐橐地響到樓梯頭了。忽然又停住。夫人關心地朝樓梯那邊望了一眼。忽然皮鞋聲響下樓梯來了，丈夫臉上是一股心事。

夫人趕快迎上去，一個笑臉，低聲說：

「怎麼下來了？要什麼，你叫一聲就好啦，我老在這裏留心聽你。」

他搖了搖頭，朝他夫人臉上看着，似乎有話要說，但是眉頭輕輕一皺，就橐橐地走到客堂，裏那走法大有神經病的樣子。「輕些！阿大——」夫人跟在後面警告。他好像渾

身一跳，就站住了，朝搖籃裡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懶洋洋地坐到一張椅子裡去了。夫人跟到椅子邊，一手搭在他肩上，正想開口，他倒先說了，一個個字都像經過咬嚼：

「想來，想去，這——環境裏，斷乎——斷乎，寫不出，好創作。」

「那你就不用寫罷。暑假——」

「哎先來個『不用』不是辦法！」搖着頭，加強那『不是』的力量。

「那怎麼辦呢？衣服什麼的都搬到樓下來罷？」

夫人誠懇地說，眼睛看住她丈夫。一個停頓。他像是在沉吟，又像是在斟酌；終於眉毛一挺毅然決然了：

「怎麼辦呢？只有一個辦法！——噠，衣服什麼的，不是主要；怎麼你會把衣服什麼的看成了主要？不然，不然！唯一的辦法是——唔，我考慮了無數遍了，唔，只有離開這環境，我——我到什麼山裏，什麼廟裏，聚精會神完成——完成我的創作！唯一的——唯一的辦法！」

夫人不回答，出神地看着一隻牆角。等了一會兒他不耐煩地說：

「不明白麼？你看不到這個必要罷？」

「噯。是的，是的！不過，不過，」她勉強笑了一笑。「不過我想起四年前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你就已經要——要寫一部創作？你那時住在一隻廟裏，雖不是山裏，倒也跟山裏差不多，可是你那時老追着我說：寂寞呀，空虛呀，創不了作；你說我們一塊兒就好了，你那時不是說得很認真的麼——」

她說不下來了。她綑緊着臉輕聲笑，忽然掉落一對眼淚來，但是眼淚掛在面頰上，她倒真心的笑了起來了。過去的追憶，似乎畢竟也還甜蜜。

他似乎有點窘。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急口地叫道：

那，那，也不是我的錯呀；這個、此一時，彼一時呀！這個不到一年，就有了他呀！手指着搖籃裏睡着的阿大，却又頓着腳，「該死，該死，沒等我創了作，他就來了！所以，這個環境，埋沒天才，非——非離開不可！」

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看看他，又看看搖籃，趕快伸一條腿過去，脚尖點住了搖籃邊輕輕搖了一搖，可是來不及了，阿大一雙小手已經狠命揉着他的小臉，這是要哭。夫



人跑過去，一把抱了起來，已經哇的一聲哭出了。

他覺得背上全是汗，洋紗短衫粘住了，就反過手去拾一拾空。

「不成！真不成！非得——非離開這環境不可！」他說着又嘆一口氣，便臺臺地開正步走上樓去。

### 三

過了幾天，他居然獨個人住到廟裏去了。廟就是從前他戀愛「發祥」的那隻廟，可不在山裏，而在小小的鄉鎮。他分了三分之一的家用——四十塊錢，預定要在這廟裏住上六個星期。

第一天是要佈置出一個適宜於「創作」的書房來，一眨眼便已經天暗。他也累了，朝一盞燈呆坐了會兒，聽聽窗外草裏的絡絲娘，自覺得「靈感」還沒來，就上床睡覺。

他有夢。當然是「創作」成功的夢。他讀過孫博翻譯的沉鐘。他知道劇中的鑄鐘匠亨利那口鐘就是「偉大的藝術」的象徵。他堅信着自己這見解，誰要說他解釋錯了，他就要吵架，現在他夢中就看見他的「藝術的大鐘」居然成功，而且沒有掉在湖裏，却高高地掛

在莊嚴華麗的鐘樓上。而且他親手拿着檀香的大杵，凜凜然撞這口「藝術的大鐘」了

洪……洪……洪……

他夢中笑醒來還聽得這莊嚴的鐘聲在耳邊響。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頭放到嘴裏輕輕咬一下。不錯，他感覺得痛，他不是在夢中了！但是那鐘聲明明從窗外飛來：洪……洪……「當真和拜輪一樣，我一覺醒來就看見自己是文壇名人了麼？」他這樣想着，就趕快穿衣下床。這當兒，他的腦細胞一定是下了緊急全體動員令了；他平日讀過的一切外國文豪成功史都一齊湧現來了。他眼前突然來了大仲馬的富麗些的“Monte—Cristo”，他便立刻拿定主意他決不像大仲馬那樣做孟嘗君。他也許一星期請一次客——咳，在他的“Monte—Cristo”，請一次客，然而決不讓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來揩油，而且也許他要養幾條狗防防賊，可決不能讓他的狗帶進半條野狗來幫着喫嚼。不，一百個一萬個不！他可不能像大仲馬那麼糊塗！

「不！」他跳下床在那破碎的方磚上頓一脚。像踏着了火磚似的，他的腳立刻縮起來雙手抱住了。他還沒有穿襪子，破方磚刺痛了腳底心了。他抱着痛腳倒在床裏，無端的

哈哈狂笑。

洪……洪……洪……鐘聲還是一句句響着。

他揉着那隻痛定了的脚，漸漸想起這是廟裏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鐘罷，便覺得有點掃興。於是穿上襪子，穿着鞋皮，小心翼翼地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磚上，推開了一扇窗，他就喚小和尚打臉水。

到亂草野花的石階上站了一會兒，他就信步踱出廟門來了。一邊踱着，一邊就心裏打起算盤來。廟裏一個半月的租錢——不，香金，去了十塊。茶水燈火在內。倘使帶一份齋，那麼按日三角大洋，三三得九一三是三，三五十五，——哦哦，該是十三塊五角罷，當然輕而易舉，但是但是——他是爲「創作」而來的，用腦的，總不成餐餐豆腐青菜會產生出雄偉濃豔的作品，他不能吃素；好在鎮上有的是小館子，新鮮的魚蝦，肥嫩的鷄鴨，每天化上——唉，小鎮裏的物價總不至於貴到那兒去。

他挺了挺胸脯，覺得自己的思慮真是周密之至。

「不過這會兒是早飯呀，該吃點什麼好呢？」走近了市塵的時候，他猛可地這麼想起

他站住了向街上街下張望着，原來有小館子也有帶賣點心的茶館。他就自然而然跑進了茶館去。「按照衛生，早上不宜輩腥油膩，品一會茗提提神是好的，」——他給自己的行動解剖出堅實的學理。

然而因為茶，他就想到咖啡。對不起，他在家裏並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不，簡直一星期一次也沒有。不過此番是大規模地來潛心「創作」，應當備一點咖啡。對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全仗了二萬幾千杯咖啡？

「哎，哎，怎麼從前就忘記了呢！損失！天大的損失！不然我的傑作早已產生了，何待今日！」捧着茶杯的他這樣想就喝了一口，同時他又喊了一客蔥花豬油燒餅和一客肉饅頭。

## 四

夫人將他指定要的黑咖咖買好寄了來時，已經是在廟裏的第四個黃昏；三天來他的生活很有秩序；早上吃茶，半小時；午飯晚飯，要是碰到鬧汎，那就費掉一個鐘頭也還算幸氣。餘下的時間就是攤好原稿紙坐了下去。捧着腦袋構思了一會兒，好像「靈感」

還沒來，便點起一枝香煙催一催；坐着抽煙又好像不得勁，便躺到床上去，也照例製些煙泡泡兒；於是再坐到原稿紙面前去，再捧着頭，再點着煙，再到床上躺一會。這是刻板的。有例外，便是在兩枝香煙中間偶然不回到原稿紙面前去，而到房外那亂草天井中躑躅這麼一刻鐘二十分。

這樣秩序整然過了三天，原稿紙撕掉過十幾張，但是攤在書桌上的原稿紙依然只標著一個大大的「」字。

這怪不得他麼！夫人還沒把黑咖啡寄來呢！這個責任自然是夫人負的！

然而現在黑咖啡終於寄到了，他的腦細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緊急動員令。他一面在燈上燒咖啡，一面就把生平聽到過的外國大文豪的軼事一古腦兒想起：司各德一個早晨要寫二三萬字呢！丹農雪烏白天騎馬游玩，晚上開夜工，二十萬言的小說也不過一星期就脫稿呢！——「哈哈！咖啡咖啡真靈！他不期然喊出了口。

那一晚，他開了第一次的夜工。

似乎黑咖啡當真有點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紙前不到十分鐘，便覺得文思洶湧，彷彿

那未來的「傑作」的全部機構轟地聳現在他腦子裏；「哈，原來早已成熟了在那裏！」——他夾忙中還能自己評讚了一句。他像大將出陣似的撈起袖子，提起筆來，就準備把那「原來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紙上去。他奮筆寫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然而，幹麼了？腦袋裏「早已成熟了的」東西忽然逃走！真有那樣沒耐心多等一會兒的！

於是他不能不捧着腦袋了，不能不擱筆了。約莫又是十分鐘。他聽得絡絲娘在窗外草堆裏刮拉刮拉，多麼有勁，他又聽得金鈴子吉令令地彈着金琴。他腦子裏的「傑作」的形體漸漸又顯形。他眼睛裏閃着光芒，再奮起他的 Fountain Pen 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可地腿上來了一錐，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紅血！就在這當兒腦子裏的東西就又逃走。

現在他覺到佔有這書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無數的蚊子，吶喊着向他進攻。他趕快朝桌子底下一看，原來蚊煙香已經被他自己踏熄了。這一定是剛才第一次文思洶湧時他不知足之踏之闖下了的小小亂子。他只好再擱筆了。再燒起一盤蚊煙香，於是第二杯咖啡。

照例第二次的東西總得差些。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他苦苦地要把霧一樣的腦膜上的影象捉到紙上去，然而每次只捉得一點點兒。而且那些影象真是世界上最膽怯的東西。絡絲娘的刮拉刮拉，金鈴子的吉令令，都足夠嚇牠們立刻逃走。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牠們來時，牠們可還不是這樣「封建思想」的小姑娘似的！

不過還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

不過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還得依次更差些。

而且燈也要宣告忽滅了，燈焰突突地跳，跳一跳便小一些

他的一雙眼睛也有點不聽指揮，他輕輕嘆一口氣站起身來，看看原稿紙，還是第一張，十來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煙屁股像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時候，十分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來的第一次「靈感」沒有全數留住。「怪不得人家說漢字應當廢除呢！要不是爲的筆畫太多，耽擱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像豈不是全可以移在紙上麼？——至少是大部！」他這樣想着，翻一個身。

「聽說西洋的大文豪，比如伊伯尼茲罷，從來不高興自己動筆的；他們有女打字。

他們擎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說，女打字就刷刷地打在紙上。對呀，說比寫快，打字又跟說一樣快，那自然靈感逃不走！要自己寫，還要寫那樣麻的漢字，真太不像話呢！——他一面搔着腿上背上的蚊蟲疤，一面這麼想着，覺得有點悲哀了。

但是再翻一個身，他的悲哀便又變為憤怒。都是爲了生活的緣故使他不得不在暑假「創作」，使他不得不來在這草鎮破廟受蚊蟲叮，而且使他沒有打字員！要是他此番當真還是「創」不成「作」，那責任該當由「生活」由社會去負，他是被犧牲了的，他有什麼錯呢！

他詛咒又詛咒，終於在詛咒中睡了去。

## 五

以後是他歷試西洋大文豪們各種各樣寫作習慣的時期。

因爲第一次開夜工的成績太壞，他就不敢再學巴爾扎克。「這一位巴老先生好個結實的身體呵！聽說他的頭頸就比別人粗，頭髮跟馬頸毛似的，身材又高又大，有水牛般的精力。我怎麼學得了他呢！而且他的書房裏一定沒有蚊子！」他感傷地想着，不免連



便恨到他爹娘爲什麼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但是他不能不「創作。」而「創作」又必須有「方法，」於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這位先生腳有點兒跛，身體似乎差些，他是早上寫文章的。對了，早上，喫早飯之前，古哲說的什麼「平日之氣。」

他決定主意要起早了，雖然起早也並不容易預定是六點鐘，可是睡眠之神偏偏讓他七點鐘醒來。「哦，得有一個鬧鐘呵！」他打着呵欠想。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個罷，不成！家裏沒有鬧鐘，得現買。買買恐怕又得好幾天。而且夫人不肯買也還成問題呢！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經絮絮叨叨說上半車子話，說家裏剩的幾個錢算算總不夠，阿大肚子不好也還沒有看醫生，糟糕！

然而他不是輕易地就屈服的人呵！一定得想法出個鬧鐘來。

那天從茶館裏用過早飯回廟的時候，他就跟廟裏的老和尚商量，請他每天早上六點鐘權充個「報曉頭陀。」

「哦——六點鐘麼，出家人沒有自鳴鐘呀。」老和尚懶洋洋地說。

他搔了搔頭皮，心裏想還是叫夫人買個鬧鐘寄來罷，但一轉念，就歪着腦袋問道：

「你每天是什麼時候起來的？」

「我麼？頭鷄啼就打坐念經了。」老和尚一對鷄婆眼直釘住了他的臉。

「好好，就是頭鷄啼罷——頭鷄啼來叫我！」他把問題解決。

爲的是要劃一時代，這天白天裏他就爽性不創作。他躺在床上噴了幾個烟圈兒以後猛可地又想起何不同時學一次丹農雪鳥，總該也有點益處。他當然沒有一匹駿馬，但鄉下人有的是牛，一頭黃牛或水牛想來也使得。

於是在上午就出發了。離廟不到一百步，就有田。綠油油一片。可是不見牛呵！他用了寫實主義作家實地視察的勇氣跑過了三四道田塍，果然望見遠遠地近一條小河處聳露出一隻牛角。他禁不住心裏一喜，脚下就更有勁了；他一口氣奔了好大段的路，整個牛都看見了，然而糟啦，一個不識趣的鄉下人剛剛牽那條牛到水車邊，看樣子是要上工了。等到他趕到跟前時，那牛早已很馴良地在盤着水車，牛臉上一付大眼罩。

「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礙我創作天才的自由發展呵！」他這樣想着，沒精打采走着回頭路。肚子倒餓起來了，田裏可又沒有小飯館。

但是這一點挫折只使他更加堅決。午飯後他換了個方向去找，居然有了三四條，黃牛水牛全有，都不在工作時間，躺在大樹根下乘風涼。他和看守的鄉下孩子辦了個交涉，兩個銅子騎一騎。什麼都得化點本錢，他很懂得；可不是他創作成了後他也不能讓書店裏欠版稅？

他把那幾條牛一條一條都騎過。他騎的不很在行，然而他滿意。騎到最後一頭，那是黃牛——的時候，猛地他覺得「靈感」來了。他預定的小說人物之一，可巧也是個牧童什麼的，驟然從他腦子裏跳出來，活龍活現站在那裏。「哈哈！」他涎笑了一聲滾下牛背，搓搓手，然而，筆呀，紙呀，工具都不在手裏，他再搓搓手，掃興地嘆口氣。

不過無論如何他這次「擬丹農雪鳥」是成功了的。他在夕陽影中回到廟裏，心裏是愉快的，充滿着希望的。照理他接着就該開那麼一個全夜工。因為丹農雪鳥的「方法」確確實實是那樣的。但是他爲的已經「把一顆信仰心獻給了司各德」，而且四肢百體也好像要不依，所以他用過夜飯後只把筆墨稿紙香煙，還有黑咖啡，都安排得整整齊齊，就放心睡覺了。

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做了夢沒有，總而言之，他恍惚滑下了黃牛背似的渾身一跳，喫驚地睜開眼來的當兒，一條太陽光正在他額角上游戲。他趕快從枕頭底下摸出錶來一看，又是七點鐘多點兒。

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咳咳，一盤新計劃，又被破壞了」——他穿着褲子的時候這麼說。「而且，可惡的，老和尚可惡！幹麼他也要存心破壞我的創作計劃呢！」——拔上鞋子的時候又氣沖沖地說。

等不及洗臉，他趕到「方丈」裏大聲叫道：

「喂！昨天談判好了的，你一早叫醒我怎麼你偏偏不叫呢？」

篤篤篤地老和尚起勁敲着木魚正做早課，只把眼皮抬起來朝他看了一下，嘴裏依然喃喃地念經。旁邊的小和尚却連木魚也忘記敲了，烏溜溜兩隻眼睛只朝他頭上看到脚底。

禿——老和尚的木魚錘子忽然敲到小和尚頭上了。禿禿！又連了兩記。老和尚不念經了，側過臉去。小和尚却脹破了喉嚨。「南無佛，南無法」的亂嚷起來。老和尚賭氣似

的再敲了小和尚頭一下就喝道：

「你貪懶！你不曾去叫罷！」

「哼哼，這樣大事件你交給一個小和尚怎麼成呢！」

「我叫的，叫的；」小和尚明白過來似的急口說，「他不醒呀！我叫的！」

「胡說八道！我沒有不醒的！大事情在我身上呢！」他氣得踏脚。

「我叫的！我在窗外叫了半天，你不醒！」小和尚差一些要哭了。

「出家人不打誑語。先生，實在是你睡性好了點兒。」

老和尚望望小和尚，又望望他，慢吞吞地說。他氣得想不出回答。忽然他伸手到左口袋右口袋乃至褲子袋裏亂摸了一通，他是想摸出他的錶來給老和尚看看這早晚已經是什麼時候，因而他的預定計劃是毀了，這責任是該當誰負；然而錶沒有，錶忘記帶在身邊了。這當兒，老和尚却又慢吞吞說：

「先生，莫怪叫不醒你。我們頭鷄啼起來，你剛剛熟睡呢。」

「頭鷄啼，頭鷄啼麼？頭鷄啼約莫是幾點鐘呢？」他搔着頭皮。

「不知道是幾點鐘」老和尚閉着眼睛搖了搖頭，「寒鷄半夜啼，這會兒是熱天，頭鷄啼總在五更不到，四更過點兒。」

他聽得呆了，他媽的，頭鷄啼原來有那麼早的！怪不得司各德與飯之前能夠寫那麼兩萬字，想來他也是頭鷄啼起身的。得了，就是頭鷄啼罷。

「老和尚，你不知道我身上有大事件呢！明天千萬頭鷄啼就來叫，叫不醒，打門，打門再不醒——哦哦——」他搔了搔頭皮，「總之一定要叫我醒就是！千萬不要忘記！」

六

現有他知道頭鷄啼離天亮遠得很呢，他不能不預先佈置。他自己買了一罐子煤油，省得跟老和尚要添，惹氣，他不「擬丹農雪鳥」了，却睡了個中覺出去吃夜飯的時間提前一小時，六點正想起蚊煙香不多了，便又帶回一盒。他格外又想到頭鷄啼起來烏黑黑地給燈加煤油是不方便的，而且他也不能讓加煤油什麼的瑣事擾亂了他的「平日之氣」，於是他趁天還沒黑就把燈要了來，一看固然只有半肚子油，他就把牠加得滿滿地。也沒敢多點，只對着牠抽了一枝香煙，就趕快吹熄，上床睡覺。

然而也許因為白天睡過中覺，也許因為躊躇滿志，他倒睡不着了。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想還有什麼應該先佈置好的沒有。什麼都妥當周密之至。只有一件：說不定老和尚跟小和尚自家倒睡過了頭。這可不是玩的，他連忙爬起來，就那麼黑地裏——幸而星光好得很，摸過了大殿，到和尚房門外篤篤地敲了兩句。咳，咳，咳。是老和尚的聲音。再篤篤篤。「誰呀？」仍是老和尚的聲音。

「是我！喂，老和尚，頭鷄啼——」

「還早呢！」聲音裏帶點驚異。

「啊啊，這個，我知道的。我是特來關照你，不要錯過了頭鷄啼」

「不會的！咳咳，——嚇——」

他這才放了心，照舊摸回去，却在大殿上看見一輪明月正從一塊烏雲裏鑽出來，天空還有幾朵白雲，此外是一色碧青他也不敢多賞玩，趕快回到自己房裏鑽進了蚊帳，便閉了眼睛。明天的事情要緊，他不能再不睡。

但是愈想睡，偏不能睡。不睡倒也罷了，忽然腦膜上飄飄忽忽地移過了一些影象。

那不是他那「創作」的「靈感」還是別的不成！「怎麼來得這般早呢！太早了！等到頭鷄啼行不行？」——他拍着床帶幾分不願意的神氣自己對自己說。可是那些影像却作怪地愈來愈多，斷斷續續地，這個隱去了，那個却又顯出來，好比天上的浮雲。他簡直窘了末後他決定起身先來寫這麼一點再說。然而他剛坐起身來，那些影像却又模糊了。他喃喃地說了一句「還是等到頭鷄啼再來罷」，便又躺了下去。於是過不了多久他也就朦朧入睡。

這回是天保佑，他沒有睡得像死人似的。小和尚在窗外喊了第一聲時，他就忽然驚醒；第二聲喊得響些，他已經跳起身來忙應了一句。

下床來第一件事是點燈。第二件是燉咖啡。他看見燈焰四周有很大的一圈暈。這暈在抖，抖一下就好像大一些，有些金色和銀色的星在暈圈裏飛。他揉揉眼睛，伸一個懶腰。便覺得自己的腦袋也有點不大對，——昏昏的，又頗脹悶。他舉起雙手，用力在臉上抹一把，走到房外在石階上站了一會兒，天空的星星好像減少了，遠處樹梢白茫茫地像掛着一層霧氣。他惘然定睛看着，足有四、五分鐘之久，然後猛生地驚覺了似的，轉身



回房，便坐在他的「崗位」裏。

燈焰已經沒有暈了。他的腦袋也回復了常態。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抵住了太陽穴，頭微偏着，便提起筆來；筆尖像尋食的鷄喙，剛要落到紙上，便又縮回，最後第五次這才啄到了，是兩個大字：「陶醉。」他這篇大作雖然核桃大的字還不滿一千，可是「故事」已經到了緊張關頭，一對不知從那裏跳出來的青年男女由「一見日成」——這四個字他得來全不費力，他曾經歸功於他的黑咖啡，——的經過，此時正坐在大樹下談心。得了，談心！他嘴唇噴的響了一聲，便很快地寫下去：「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沉吟。筆尖兒又從紙面縮起。筆尖兒再逡巡落到紙面的時候，燉着的咖啡放出絲絲的細聲音，他朝咖啡着了一眼，便毅然決然圈掉了一個「的」字，却在「中」字下寫了三個字：「的他們。」咖啡的聲音越來越響了。他把全句念了一遍，終於再添上個「倆」字，便趕快放下筆，捧起了咖啡杯子。

一口一口咬着那熱咖啡的時候，他眼睛望着剛寫成的一句。字眼兒美麗，音調也好，特別是不能再增減一字——這是他平日給學生改作文簿的時候屢次提出來諄諄誨戒的；

這都應當歸功於「平旦之氣」。

咖啡以後，他要放手寫了。於是——「神秘的甜蜜的詩意，閃耀在她那一雙黑鑽石一般的美目裏：」一句。他滿意地鬆一口氣，忽然左手在掉子邊上拍一下，趕快加添了「白雲石」四個字，左手再支着腦袋，又添了兩字：「黑如。」側着頭再看一遍，終於再改成為「……那一雙白的地方像雲石，黑的地方像黑鑽石的美目裏。」他覺得無可再改了，微微一笑，接着便要寫那男的。

這樣一字一字「鬥爭」過去，不知不覺滿了一張稿紙。應該再喝一杯咖啡了，但是肚子裏咕咕叫起來，似乎說：要一些填得飽的。不成！還沒達到司各德的十分之一呢！肚子應該等一等而且「靈感」正在「油然作雲」呢！

他左手揉着肚子，右手捉住「靈感」，依然一字一字「鬥爭」下去。可是肚子是講不通的，咕咕地越叫越響，不管那可憐的「靈感」嚇得簌簌地抖。「靈感」的線愈抖愈細，終於一下子斷了，再也接不起。那剛是第三張原稿紙寫滿了一半的時候。

「該死，該死！」他擱下了筆，咬緊了牙關說。兩手交叉在腦前，朝燈發怔。窗外透

着魚肚白了，大殿裏傳來勻整的木魚聲。

燬了！這一回又不順利。然而他想想也不能太怪怨肚子。肚子原是不大講理的，肚子得用點東西喂，正像他的腦筋得用咖啡喂。爲什麼他昨天竟沒想到這一點呢？那是不是腦筋的責任？不要多抱怨腦筋罷，牠要招呼的事原就太多！應該讓牠專管「創作」。司各德「創作」的時候難道也要自家留心燈油，蚊烟香，乃至點心？這些雜務，一定有他家裏人代他用腦筋！

「哎呀！沒有安定的生活呵！生活是虐殺創作的！」他賭氣站起來，就跑出了房門。

## 七

預定的六個星期過到一半時，黑咖啡早已用盡，而他的錢袋也已空空。他寫給夫人要錢的信一連有三封，但只得「要求數目的三分之一——十塊大洋。夫人信上說：這十塊錢還是奔走了三天的結果。他還清了小飯館和茶店裏的欠帳，剩下的錢只夠坐四等車。

他終於回家去了，手提柳條箱裏有「未完成的傑作」，肚子裏有海樣深的對於「生活」

的仇很。不！對於一切的仇恨，絡絲娘，金鈴子，不知名的野狗，老和尚小和尚的木魚聲——牠們都曾聯合起來打擾他，阻撓他「天才」的「自由發展」，當他依照「司各德方法」的時候。

而還有老鼠，也幾次破壞他的工作。他爲了「司各德方法」不得不備些點心，然而那可惡的老鼠竟有好幾次偷吃了一半多！他能發誓，司各德家裏有一定沒有那樣該死的老鼠！

然而他並不灰心。一來他「發見」了「司各德方法」頗合實用，二來他到底「創作」了四十多張原稿紙了，雖然是核桃大的字，雖然算字數也許五千還差點兒。要不是生活關係他這次準定會完成他的「傑作」，——這個，他有確信。

「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

他和夫人見面的時候劈頭就這麼說了。看着他夫人似乎一時還不能領悟，他嘆了口氣解釋道，「一定要有司各德的生活，——有司各德的乾薪好掣，有舒服的住宅，不用自己加燈油，不用怕蚊子咬，也不用自己記住備點心，而點心也沒有老鼠來偷，——要

這樣，才能夠談到創作！」

「那麼，依我說，不創作也就罷了。」夫人寬慰他。

「咦！你——你——」他跳了起來大叫，「哎，你爲什麼總是那樣不堅決呀！喂，得堅決一些，不行麼？還有明年呢？我不灰心呵！不過，先要把我的生活佈置好。能有司各德的那樣一半，哦，就是一半的一半罷，也就夠了，我有把握！」

於是他昂起頭想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微喟着說：

「難道社會就這樣不尊重一個意志堅決的天才麼？」

## 陀 螺

一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球的肌肉運動即使在最溫柔地瞅着時也等於狠狠的

一瞪。

女友還是那樣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曬「不要月餅，要紅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僞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起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

在桌子上抓起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喫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喫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勘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的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角。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女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為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慕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罷！不過這裏這一位有其文靜，却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宕。這是燙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旋

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過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項，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嗎？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勘得破戀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哈，什麼戀愛，她是勘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聲；成串的塵封的往事也拉出



帶來了，一些愁眉，一些笑臉，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詛咒——啊，這一切！這癡歡苦恨癡怒，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料然耀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總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大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秘。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的深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煙。用力地吸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段人生旅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筒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哪！你從那小孔裏左看右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筒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折破那紙筒來看哪，你只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幻！」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的世界。」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變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變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奇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真實，沒有神秘，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煙橫架在煙灰盤沿，向桌子上的小時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子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粧品的隊伍。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抹着撲着，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伸直

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驀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暈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項間亂灑。

「我又笑，因為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你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為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麗，所以抹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蘸餅乾。

稀飯沖牛奶！」

## 二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她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弩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為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咬噬，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却只有虛無心意的低呻；這是因為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忽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咬着奶蘸油餅了。病態！可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的麼？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是煙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唱着什麼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為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爲房。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着一本書。

「喂，她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庵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聲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腳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她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婿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爲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什麼佛經！進尼姑庵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

嚇，爲的方便，也和念阿彌陀佛一樣。」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地看見這位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麼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褒揚某一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副作用」，竟會當真增高某一人身分，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燬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却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是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幫着少奶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紫的葡萄，嬌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圓盤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銅的紙馬灰盆，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顫抖。孩子們圍在

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語。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吐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後懶懶地拋着腿走出大門，彷彿已經忘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地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改革」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沖沖的向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鋪子裏賣

的盡是破爛舊貨。烏黑黑的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砲站旁在車的踏腳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蹣蹣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却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睇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園，仍得買門票。常年票却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通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



園去過，回來後也曾對五小姐譚過園中的風景。

想不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譚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爲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喲！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變，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是屬於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痛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爲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却也不見你大聲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裏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麼？有人禁止我痛哭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

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粧飾，因為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為衰老的黑影時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人生鬪爭中的敗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的一點安逸那樣拘拘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的盜賊是沒有鬪志的。爲什麼？因爲他太早地計算到這種壞行。一個人生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鬪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到什麼補養的。是鬪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粧飾，因爲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譚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瞧，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

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遙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認真地覷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個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

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闇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清靜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球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地蹣跚着；忽然她腳下一個跄踉，憂的站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踏着腳說：

「呀，呀，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罷？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哦！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牀上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

過了兩三分鐘，就一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托「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冊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不曾移動半步。

「Gil-Game-shi!還有Hansens-tein!是麼？」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對，對，Tins——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難念，再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到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名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詞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曾裝飾過她的抑塞牢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擡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麼心事？哦，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算了罷。今天是中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園去！」

####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灣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喜歡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棚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消散的人們，他們就喜歡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園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却已換了方向了。逢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爲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譚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讚爲「前進的智識

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毫。而況那些放言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却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無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譚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為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太過於誇張，徐女士立刻就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譚話並沒受到沒口的讚許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地撒個「謊」來突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爲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不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喫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豔笑聲。

「這些人！又要戀愛，又要怕人看見，哼！」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却已充滿了淒涼，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佯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臉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是空」這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為他們那樣，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其他一般人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辯，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牆，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

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項子，彎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擡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又不肯聽。」

徐女士鼓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却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讓



的太太們認明了已經不能再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唯心論。一般自號爲最新的女子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丈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再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解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惡習性！」

「算了，算了，再譚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會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擡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五小姐這時在低着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的那一對兒的冷笑聲不知爲什麼竟被

關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擡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祥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像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就進出了興奮的一般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當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的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為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喊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真有點生氣。她站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出了一聲，看着徐女士的臉說：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

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却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內，又鑽進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的說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拼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拚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說：

「我真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幹不動時，我想謀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

商量：

「也還是不行的呢。還是進尼姑庵去好些。」

徐女士繃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真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麼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要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語，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慮很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反對。

但是，五姊，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到死呢？並且現在拚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拚命，努力，因爲生命力尙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爲我們的生

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為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為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有死，却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淒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而我呢——咳，這該死的中秋，叫人怎麼能夠忘記老呀！」

##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人，詛咒着一切心滿意得的人，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簽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向「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靜穆地微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坐

在她安靜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先吃一顆她所剝白的生栗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八個，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閃耀着得了同志的喜悅。這在「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配，因為孩子們喊得太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為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響亮而搖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淒然的眼睛立刻放出興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

着肩膀就往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栗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閒譚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脚地放直了喉嚨喊。靠牆角擺着的 *Lowlsleaker* 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況，隨後是棉花，麵粉，橡皮；最後是沙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暮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走來開了電燈 便拖開方桌子擺杯著。孩子們是更喊得利害。

覷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和篋篋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喫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弩着嘴說：

「莫開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鼓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她的

呼呼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爲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嗅麼？因爲這裏忽然也有了怪討厭的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她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躺在被窩裏喫罷。」

「不——不，誰還喫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却又充滿了淒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吃夜飯？」

徐女士很認真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遼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剖碎的蘋果



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喫這個，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靜，恬適而且充漫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

樓下孩子們的笑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著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也又在房門口出現。

「還是下去喫飯罷！」

五小姐伸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喫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還沒喫過，則又重新裝進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 創造

## 一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這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看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

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缸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子。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張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圍，還有絳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却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床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兒，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

紛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黃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兒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床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噉噉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床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撥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 (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牠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床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爲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爲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時遺忘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惡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拿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愛撫。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生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

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行動為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裡，君實忍不住微微閉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

是的；此後嫵媚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嫵媚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嫵媚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嫵媚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在此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嫵媚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曾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



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頷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身旁，給他一個長時間親近。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秘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為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却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

終不很明目，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却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他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嫻嫻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身旁了。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他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糲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動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

的理想，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却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Coste*」，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他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飲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  
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避暑地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  
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  
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  
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  
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  
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  
煩悶。

##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  
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  
歲，却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已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

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細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却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至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



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我，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鵝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却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甯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現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外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外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或者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概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手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

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已早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擊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漢文她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從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世事爲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爲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努力，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胸部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怪有意味的，使她心靈震撼，感覺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經神纖維，每一枝極細極細

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他踉蹌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嫵媚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聲音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人。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顛蕩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嫵媚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

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嫵媚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刑足的王駘，沒有腳指頭的叔山无趾，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大小，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非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時，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贊稱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

颯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嫋嫋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素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嫋嫋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嫋嫋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異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爲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一切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與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嫋嫋的這種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嫋嫋君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各方面，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怕羞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爲未免太銳感些，以爲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這麼着在對那間遺漏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床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唱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却似乎有妒意；牠以爲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淫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充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床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却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嫻嫻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小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小孩子，你

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莽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他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嫻嫻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剎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麼？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爲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呆氣了。好了，再不要跌頭跌腦的癡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悲，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尖邊，又順勢流下，鑽進他的口邊。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剎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為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為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為 sentimental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純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面所謂隱伏的疲倦，驚懼，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努力，在嫻嫻心靈努力，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嘻……嘻嘻！」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

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常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我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看嫻嫻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胸部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為什麼笑！」

「沒有什麼喲！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

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  
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身邊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健康的膚紅色，恰和霍池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華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抑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他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時間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

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嫋嫋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秘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秘？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秘的，而嫋嫋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嫋嫋，再考察嫋嫋被創造的過程。

他又想起剛才嫋嫋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爲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爲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爲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

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自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嫋嫋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全輸給她，所以嫋嫋成其爲現在的嫋嫋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嫋嫋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嫋嫋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嫋嫋現在的昏惑邪亂的神氣，日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



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爲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

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嫋嫋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嫋嫋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魯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嫋嫋的受過他的影響，却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嫋嫋，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嫋嫋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

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秘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佔有的意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室浴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嫋嫋從這里下樓去了。她，愛人——就是愛人也罷，却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嫋嫋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嫋嫋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朱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嫻嫻。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動。

創造

煙  
雲  
(終)

